

《 明天會更好 》

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

當我在鍵盤上，慢慢地一字字的敲出：「請看在我說不出話的份上，不要怪我不能說話」。妳抱著我，靜靜地滑落下淚珠，低聲卻堅定地說：「傻孩子，哪有人怪你，你已經很努力了！」

我從二歲就被診斷是自閉症，至今還是無口語。當知道醫生的診斷時，妳說：「如果我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，全世界又有誰會接受呢？」如此堅毅的態度，讓人動容，猶如一滴滴清透的水珠，滲進我乾涸的心田，靜靜地積聚。在各種繽紛的早療課程，我無役不與，從台大兒童日間病房到全人兒童發展中心，在緩讀小學那年，去了普通幼稚園融合，在普幼融合的那一年，卻是我闇黑人生的開始。上小學時，我就被無情的賜到特教班。所有人都認為我這輩子就這樣拚拚了，只有妳不放棄，繼續各種治療。後來，學會 ECTA，慢慢在鍵盤上打字表達想法，感覺有一道光從心中發出，一字字的敲出我內心的想法，緩緩地走出不被了解的困境。

後來，我表達想去普通班的心願，在順利說服學校一眾老師後，開始了妳的陪讀人生。就像無數小水滴，日復一日匯成潤澤的細流，蜿蜒地穿過我的童年——從小學三年級轉入普通班、延續到國中普通班；每一個徵文活動、每一次獲獎，都是小細流上的粼粼波光。

直到命運之神又在的裂縫中敲碎了妳的婚姻。

讓昨日臉上的淚痕 隨記憶風乾了

我對聲音非常敏感，尤其是咆哮的聲頻，總會讓我異常焦慮，恍恍終日。妳深知我，在面對各種誤解，選擇不做爭辯，以免如暴雨般的聲量，讓我惶惶不安。

對方因為資優生思維、擁有高學歷，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不完美，總是大聲慨嘆自己命途多桀，妳顧慮我的感受，總是站在我身前，忍受各種指責、難堪。但是，妳不是生來受苦的。

「對方跟妳說的難聽話，就像利刃，穿過妳，刺進我胸膛。」當我打字跟妳表達意見時，妳蹲下掩面而泣。

「問我的意見，當然贊成離婚，這是對三個人都好的事。對對方來說，將心中的怨恨放下；對我來說，將糾結放下；對妳來說，將嗆人的苦難放下。對方的怨恨，像滔天巨浪，淹沒他自己，也傷害所有人，讓人奄奄一息，我只能帶著妳逃得遠遠的。將這無盡的糾結，放下再放下，而妳也無需吞忍再吞忍。我認為各自放手，對大家都好！」

接下來，妳不顧疫情，堅持要儘速簽字離婚。我們在指南山下展開新生活，因為妳懂，有些事情不是爭辯能贏的，而是陪伴能化解的。

青春不解紅塵 胭脂沾染了灰

八下開始自學的我，選擇高中時回到學校體制，透過十二年就學安置，到了一所男女合校的高中。新生報到時，妳一開始就表明要走特殊選才路線，這實在太挑戰傳統的升學模式，組長輕描的說：「我們學校是以升學為導向的……」。幸好，遇到一位願意包容我的老師，讓無口語的我，安然度過高一年的生活。

在悶熱又窒息的升學氛圍中，自己像是一條流在城市邊緣的小河，緩慢且靜默。成績單在老師們手中翻過的瞬間，無口語的我，似乎已被輕輕放到夢想志願的門外。畢竟，這個社會衡量價值的尺，多半從口語和分數開始劃下第一道刻痕。所有的大學特殊選才，皆需個別報名，先送備審資料、再複試，而我共報名五個學校，最刺激的是第五個學校，它只接受學校推薦，並規定一個學校在一個系所，只能報名一個名額，巧合的是，班上的辯論社社長，也想要報名同一系所。學校

為了公平起見，開會審查、討論投票，導師既驕傲又為難，最後是由沒有口語的我拿下名額。但大家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疑問：「沒有口語，怎麼面試回答問題？」

選才複選名單公布數與我的落榜數成正比，沒有一個學校要一個不會說話的學生，我的心情也隨之跌宕，而妳總是站在我身邊陪伴我。在著名的海選選才計畫中，我進入複選；而在只有一個名額的複選名單公布後，我竟然也能進入複選，懷著孤注一擲的心情，參加二場得來不易的複試，我只是無法用口語的模式來陳述觀感，並不代表我無法表達想法、論述議題。我專注地一字字敲打著 iPad，認真地回答一個個問題。我知道我的聲音長在眼神、長在指尖、長在敲鍵盤的節奏裡，那是符號互動論裡的另一種語言，是少數人願意細聽的頻率，而妳總是願意傾聽。

讓久違不見的淚水 滋潤了你的面容

海選計畫的正式錄取名單公布後，妳開心並愁著計劃要去另一個城市租屋。

在一個冬陽的午後，妳打開網站查詢「一個名額」的榜單，看著小小的手機螢幕，妳懷疑手機壞了，又懷疑自己老眼昏花，只好直接撥通學校的註冊組長，喃喃地說：「請幫我確認，我的老花太嚴重、手機可能壞了……」電話另一端的老師，說著：「沒錯，真的考上了！」妳總共重複問了五遍，才醒過來。也就在那個時刻，我真的覺得「我做到了！」我真的在完全沒人看好我的情況下，成了學校的第一個夢幻大學生，那是沖開制度堤防的一刻，也是一條小河，繞過石頭、穿過城市邊界，匯進更大的水域的開始。

我以為自己終於來到能自在呼吸的地方。很快地我發現，這裡言語的速度比高中更快，討論的邏輯更跳躍，學霸同學的口語辯論，像煙火一樣，一個接著一個炸開，而我還在慢慢敲著鍵盤。

課堂報告需要即時回應，同儕作業需要面對面討論。起初，我只能把自己的意見打在 iPad，再請陪讀的妳唸出。但有時，討論已經走到另一個方向，我的想法才被讀出。那種落後一步的感覺，像被潮水一次次推回岸邊。

有段時間，我懷疑自己是否屬於這裡。大家會預期我每一步都要很優秀、不能失誤，但其實，我仍然是一個手跟不上腦、無法口說的自閉症青年，我的困難沒有因為上大學而消失，反而常常擔心自己「配不上」。而妳總會在我最混亂的漩渦邊緣，堅定地守著，「你已經很棒了！」妳常這麼安慰我。

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青春的驕傲

但後來我明白，上大學，不是一個句點，而是一個起點。我的價值不在於符合他人的期待，而是在於我願意持續努力，不管走得多慢。我學會用自己的方式插入討論學習的節奏，就像在急流中找到一塊穩固的石頭，先站穩，再前進。這樣的體悟，讓我學會放下過度的自我要求，用自己的步調繼續往前走。我不再只是爬出自閉症這座孤島的孩子，而是想成為一座橋樑，傳遞自身經歷與內在感受，連結自我與他人，讓他人踩在我的肩上，這樣他們就能爬得更高、走得更遠。

在我第一次接受廣播訪問時，我依舊打字、慢慢地回答問題，妳則是用口語，娓娓道來我的生命歷程，主持人問妳最想跟我說的話，妳不急不徐地看著我說：「記得你小時候做早療時，看著同樣的孩子，語言的能力在做早療的時候，一一發展出來。那時，我多麼渴望有一天能真正『聽見你』的聲音。」

如今，看著你用文字說出心裡的想法、用打字與世界對話，甚至一步步走到現在，一路的辛苦、眼淚，都值得了。你一直都那麼努力、那麼誠實地活著，這份堅持與純粹，是媽媽最驕傲的事。」

妳的堅定陪伴，像一條看不見的支流，始終在我生命裡匯入力量。此刻的我，抬頭望向藍天，彷彿聽見浪聲迴響：明天會更好！